

远方——名家经典书库



远方出版社

柳萌以一颗赤诚之心，倾诉着怀旧思乡的款款深情；以恬静平和的胸襟，坦述着人生的荣辱浮沉。涓涓流水般的叙说，让人沉浸在久久的幽思之中……

■ 柳 萌 / 著

变换的 风景

BIAN HUAN DE FENG JING BIAN HUAN DE FENG JING

远方——名家经典书库



远方出版社·二〇〇二年

■ 柳 萌 / 著

变换的 风景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变换的风景/柳萌著. —呼和浩特:远方出版社, 2002. 1

(远方——名家经典书库)

ISBN 7-80595-734-7

I. 变… II. 柳…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65364 号

变 换 的 风 景

作 者 柳 萌

责任编辑 张 涛 胡丽娟

封面设计 月 雅 晓 乔

出版发行 远方出版社

联系电话 (0471)4928118

地 址 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东路 666 号

邮 编 01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内蒙古地矿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字 数 269 千

印 张 13

版 次 2002 年 9 月第 2 版

印 次 2002 年 9 月第 2 次印刷

印 数 5 001—8 000 册

标准书号 ISBN 7-80595-734-7/1·292

定 价 18.00 元

目 录

变换的风景

母亲的钱盒·····	1
家的感觉·····	4
远方来客·····	7
信的魅力·····	10
客来我掌勺·····	13
家政一把手·····	16
老式收音机·····	19
故乡的那条河·····	22
家乡的蟹餐·····	25
老家的窗户·····	28
秋走七里海·····	31
开始有梦·····	34
想起单身时·····	37

变换的风景

我是一棵小草·····	41
在南方思念着北方·····	44
镇宅酒·····	47
夏天总算闲适·····	50
绿豆粥·····	54
闲居·····	57
信·····	60
圣洁的丰碑·····	63
梅菜扣肉·····	67
心静者寿高·····	70
友情的寻呼·····	73
对襟小棉袄·····	76
家樽常满·····	79
酒前高人·····	82
酒鉴真情·····	85
难得随意·····	88
聊天儿·····	92
不再等待·····	96
珍藏向往·····	99
走近西郊·····	102
播撒欢乐的人们·····	105
青田女孩·····	108
油漆工·····	112

变换的风景

小草情怀	116
北方的雪	119
山的品格	122
短暂的春天	125
想起去年的夏天	128
秋天的感应	131
九八秋迟	134
秋韵	136
吃秋	139
花梦	142
美好	145
温暖的冬日	148
窗前树	151
水仙花	153
戈壁石	156
繁星在天	159
绿色的梦	162
江河湖海	165
青竹处处	167
晶莹的雪花	170
乡村的道路	173
夏天的感叹	175
人生无驿站	178

变换的风景

快活每一天	181
温馨的灯光	185
纸上情痕	188
感受真诚	191
寻找情趣	194
情感的路亭	198
悠悠往事	201
寿者养心	204
酒像种种	207
顺口就好	210
城市的情绪	213
城市不再设防	216
捉摸不定的夏天	219
宽容是社交的通行证	222
大山的容量	225
南湖夜泊	229
悠闲的小城	233
高山墓地	237
泰山云趣	240
泰山野趣	243
大漠绿魂	246
证券所里的眼睛	250
北京的季节	253

变
换
的
风
景

北京街头吃食	256
记忆中的茶馆	260
真想开家茶馆	263
雁荡夜茶	266
库尔勒香梨	269
晚景	273
变换的风景	276
电脑的诱惑	278
红玫瑰	281
侃价儿	285
生正逢时	288
甘为书累	292
古时明月今难圆	295
男人的皮包	297
女人的鞋跟	301
谁卡拉谁 OK	304
谁说男儿不温柔	307
并不算迟的道歉	310
笑在最后的美丽	313
原来足球并未变方	316
球迷嘴里没实话	319
愉快吞食的苦果	323
等待回答	327

变换的风景

常常地这样想	332
假如没有.....	337
不亦快哉	342
生活的滋味	347
福在安康	350
生活空白	353
善待生活	356
从容生活	359
公众人物的无奈	362
谁是皮尔·卡丹.....	365
“黑土地”的联想	368
儿时玩具	371
杂品小店	374
闲书	377
世纪末随想	379
无忧的时光	384
后记	407

母亲的钱盒

母亲逝世后这几年，想起她，总会想起她的钱盒。

说是钱盒，其实是个饼干盒。三年困难时期，一位亲戚送来一盒饼干，给我的儿子，饼干吃完了，母亲留下了这个盒子。这个盒子做得很小巧，正好可以放在抽屉里，母亲使用它来装零用钱。

像母亲这样的精细人，类似这样的东西并不少，那么，我为什么偏偏要说这个盒子呢？

主要还是因为,这个盒子的存在,跟我儿子的成长,有着一定关系。

我结婚后,跟爱人分居两地,各住各的单位宿舍,儿子出生后,只好请母亲给带。那时家境情况并不好,我的兄弟姊妹多,只有父亲一人挣钱,平日的开支,全靠母亲精打细算。可是,别看生活不富裕,母亲从不把紧钱,她把一些零用的钱,大大方方地往盒子里一放,就再也不管了。家里人谁花钱,自己随时去取,只跟母亲说一声。我的弟弟妹妹们,都是这么长大的,只是那时我未更多留意。

到了我儿子小时候,母亲仍然是这样做。考虑孩子年岁小,这么早接触钱,会不会有伤害,就跟母亲提出来,不曾想母亲的想法,恰好跟我的相反。她认为,你越怕孩子接触钱,孩子越想接触钱,一旦有机会接触到了钱,说不定就会想入非非。要是你把钱往那儿一放,在孩子眼里,钱就会同别的东西一样,他就不会把钱看得过重。要是再让他来跟大人们一起花销,他也就会从中学会了过日子。这样做的结果是,既知道挣钱的艰难,又不会视钱如命。

听了母亲的一席话,我觉得颇有些道理。后来观察儿子用钱时,他总是一边打开那个钱盒,一边跟他奶奶说,拿多少钱,干什么用,从来不会有任何差错。就是给家里买东西,剩下钱自己买几块糖,回来也要跟他奶奶说。

儿子从小学到读完研究生,一直未跟我们在一起,等他毕业后来到北京,我发现他真的长大成人了。回想他在读书那会儿,有时同我在一起,我主动地给他钱,每次都是推让几次才肯接。这会儿有了工作,时不时地给他母亲点钱,出手还算大方,自己花钱时却很节俭,我想,这跟他小时候

在奶奶身边，守着那个钱盒，总是多少有些关系的。

大概是受了母亲的影响，在我有了自己的家以后，也有一个放零用钱的小盒，我和妻子谁用钱时从里边取，只是无须像孩子似的打招呼。每次打开这个小盒，我就会自然而然地想起母亲，以及母亲的那个小钱盒，还有跟那个小钱盒有关的，儿子的有意思的童年生活。如今母亲不在了，她的那个小钱盒，也不知现在何处，但是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忘记母亲，不会忘记她的那个小钱盒……

家的感觉

打光棍那会儿,对于家的概念,似乎并不清楚。结了婚生了子,这家的概念,就越来越清晰了。只是那时和妻儿遥居两地,这家也就如同一只风筝,被情感的绳子维系着,在岁月的天空中,悠悠地飘飘忽忽。我对于家依然很生分。所以那会儿有谁问我,家到底是什么,简直没有办法说明白。

成了家而等于无家,这样的生活一过,就是 14 载。个中

的滋味儿，只有经历过的人，才会有深切的体会。这种体会无时不在心中浮现，像一团乱糟糟的麻缠绕着你，想理又难以理得顺理得清。

那时候最怕过的时辰，并不是漫长的白天，而是短暂的早晨和黄昏。有家的人在早晨，高高兴兴地买早点，劳累中透着欣慰，我却孤单一人去食堂；有家的人到了黄昏，窗帘遮不住灯光和欢笑，多少烦恼都会化解，我却独自强饮寂寞。这时在我的心目中，家是这么具体，家是这么温馨，失落和羡慕的情绪，也就自然而然地产生。所以到后来跟妻儿凑到一起，有了属于自己真正意义上的家，我总是抢着去买早点做家务，我总是恋恋不舍夜晚的灯光，想体会一下对家的真实感觉，想补偿一下早年失去的家的温馨。

难道这样就有了家的感觉了吗？就真的会补偿未领略过的温馨吗？其实并不尽然。一家人曾经各自东西地奔忙，如同不同道路上行驶的车，都在自己的轨道上跑熟了，如今有机会走到一起，虽说会有无限的欢乐，但也难免会碰撞碰撞，这时又仿佛找不到家的感觉了。原来家并不是我想像中的安乐窝，家中的人也不是组装家具的零件，随便地凑到一起就会服服贴贴，它依然需要共同不停地磨合。

俄国大文豪列夫·托尔斯泰曾有一句名言“幸福的家庭都差不多，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然而这不幸中的最大不幸，莫过于找不到家的感觉。不信你就去问问那些欲散的家，十有八九都是失去了家的感觉。

那么，究竟什么才是家的感觉呢？实在对不起，我也难说清。不过我还是想用感觉，来说我对家的感觉。每次外出吃的住的都很不错，玩疯了就更会忘乎所以，然而过不了

几天,不知怎么着心里就会空落落的,只有回到自己简陋的小屋,这时才会踏实下来。喝稀粥吃窝头比山珍海味还香,连睡觉打呼噜都觉得格外舒畅,就更甭说无拘无束的说笑。这就是我对家的感觉。倘若人人都有了这样的感觉,这个家对于他也就有了吸引力,就不会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把家当成了客店只是睡觉才来,更何况这会儿有的人连睡觉都不归,显然是早没有了家的感觉。

没有了家的感觉,生活也就少了情趣,无论是对自己,抑或是对家人,这都是很可怕的事情。有了家室的人,公务再多再忙,还是要有家的感觉,不然何必成家呢?这个感觉没有了,家也就很难存在了,又何谈感情的归宿。

远方来客

回想自己的前半生,最值得欣慰的事,就是还有些朋友。这些几十年的朋友中,有不少是相交于逆境,彼此间的感情也就不一般。他们每每从外地来京,总要来我家看看,大家一起叙叙往事今情,确也给了我不少的快乐。

远方的友人来作客,你总不能让客人空腹而归,我每次都要留他们吃饭。前些年这类事还比较好办,不管怎么说,北

京的物资要比外地丰富，在商场里买些东西回来，自己掌勺做上几个菜，尽管色味香不如饭馆的，但是也算是心意到了。何况只要桌面上的气氛有，热热闹闹地边吃边聊，朋友们大都非常满意。

现如今却似乎难办。全国城乡的市场，都不缺少吃喝物品，再在家中待客，总觉得过意不去，更甭说自己也懒得做了。那么就去外边吃吧，这也倒算简便省事，朋友们也不会挑剔。在饭馆里待客，吃得好坏，花钱多少，这还都在其次，问题是那种嘈杂的环境，真让人受不了。且不要说谈点贴心话了，就是平平常常的话，你也得提高声调，岂不是大煞风景。

有次从外地来了两位朋友，我请他们到一家小馆，怕在吃饭时人多，就早来了一会儿。一边儿饮茶一边儿等菜，三个人清静地聊着天儿，都觉得很惬意自在。可是没过多久，这种气氛就被破坏了。两位朋友也没有了胃口，胡乱地吃了点东西，赶紧回到家来坐。而刚才的那种嘈杂污染，却并没有从脑海里消失，总要让人有些扫兴，吃得再好又有谁会回味呢。

朋友们走后，我独自地想：类似这样的情况，在国外也不是没有，只是人家的观念不同，处理也就不一样。那年我出访奥地利，一位汉学家请吃饭，就是在他女朋友家中，吃的就是简单的冷食，主人并未觉得不好意思，客人也还很满意。这是为什么呢？我想这大概跟营造的环境有关，比方，人家拿出家庭的照片，珍藏的画册，请客人观看欣赏，以此来表示热情和尊敬，这不比注重吃更好吗？当然，我们有我们的国情，有多年形成的习惯，完全不照规矩走，恐怕也不